

金银·铜器·铁器·瓷器·陶器

——乡关回望

周同宾

我故乡的农民，知道皇帝吃饭用金碗，洗脸用金盆，夜里撒尿用金便壶，并没有见过金器，或者说并没有见过金子。八太爷年轻时候走南闯北，经多见广。他说过，慈禧皇太后坐的蒲团儿是金丝编的（还说过，皇太后床前放两口缸，一口缸里盛白糖，一口缸里盛红糖，想吃伸手就抓一把），乡亲们信以为真，啧啧艳羡。财主家的三掌柜在镇上开铺子，听说他有一枚金戒指（乡下人管那叫金镏子），但回村时就取下了，怕村人说他摆阔气，“烧包”。高台曲的戏班子里有个名角，艺名“大金牙”，男扮女装演花旦，扮相俊，嗓子亮，一张嘴，就露出那颗镶金的门牙，闪闪发光，十分漂亮；人们跑老远去看他的戏，一半为看那颗金牙。银制品也很少见，只几家富户，女人有银簪，平时并不戴，走亲戚，赶庙会，起早梳罢头，才取出插脑后的发髻上。财主家老二的媳妇，嫁来时娘家陪送一根镶了玛瑙的银簪，沉甸甸的八钱重。据说那银子成色最真，值四石小麦，谁害眼，都去借，翻了眼皮用银簪在上面擦，一擦就见轻。穷人家没金银，也不可能有金银。有一首儿歌说道：

睡南洼，
牵白马。
马驮金，
又驮银，
驮回一个聚宝盆。
驮到家，
睡醒啦，
驮的都是干坷垃。
没有金，
没有银，
一地坷垃硌死人。

还有一个故事，说是王老大推独轮车给东家贩碗，累死累活，挣了几个钱。财神爷可怜他，就把一兜银子放他必经的小桥上。谁知，推到小桥

前，他要逞能，说闭着眼也能推过去。果然闭眼过了桥，就没看见银子。走在后面的东家倒发了一笔外财。民间文学是农民的集体创作，作者的思想决定了作品的思想。民间文学是村夫村妇的梦，梦境仍不脱离现实。

金银代表富贵。普通农家没有金器银器，倒有铜器铁器。铜器少，铁器多，因为铜比铁贵。闺女出嫁，只要不是太穷，都要陪送一个黄铜洗脸盆。做铜盆的叫铜匠，先打后镗，打得很薄，镗得很光亮；一个铜盆值二斗小麦呢。大户六爷家，有三个铜盆，全村人都羡慕。新媳妇嫁来后，铜盆放在新房，公公婆婆、大伯子小叔子洗脸不能用。等媳妇也当了婆婆，铜盆才拿出大家用。一盆水洗全家，到最后，水就成了黑的。铜盆洗脸，很有古典味，从商朝周朝洗起，洗了三千多年。但农民想不到这些，只知道过个人家总应当有个铜盆。所以，谚语说：“家里再穷，也有二斤铜。”那年七月十五，喝罢汤（农民管吃晚饭叫喝汤，因为晚饭只喝稀饭，不吃馍），月亮很大，很白，像集镇上卖的硬面锅盔。大人在门前坐着，或编筐，或绩麻，小孩们在空地上结成伙打打闹闹。突然，月亮缺了个豁子，像一张白面烙的饼被谁咬了一口。忽听老族长八太爷在村街上边跑边喊：“天狗吃月亮啦，快敲铜盆啊！快救月亮啊！”农民不知道月蚀这个词儿，只说天狗吃月亮。霎时间，男女老少都跑到没长树的地方看月亮，人人都惊恐，家家都拿出铜盆，掂上两头尖的小擀杖敲，像敲锣一样。财主家的老少掌柜也拿出了大大小小四五个铜盆，和乡亲们一块儿敲。住后沟刺林里的那个疯女人把铜盆举到头顶，边跑边敲边呜呜大叫。全村一片敲击声，哐哐哐哐，啷啷啷啷，当当当当，紧张而急促。要救月亮，只有敲铜盆，古来就是这办法。铜盆一响，天狗会害怕，吃了月亮会再吐出来。在乡村，能敲出响亮声音而又敲不破的东西只有铜盆。铜盆竟还有这么个用处。眼看着月亮的豁子越来越大，发光的部分越来越小，终于全部成了灰的，几乎消失在夜空，村里顿时昏

暗，人们面对面再也看不见鼻子、眼，狗乱叫，小孩吓得哭，天上地下弥漫一种恐怖气氛，像大难即将临头。敲击声更加紧急，哐哐当当混成一片。人人心都提老高，踮起脚梗着脖颈定定地看着月亮。直到看见最先被吃的那边露出一弯亮白，像俊女人的娥眉，渐渐变宽，像使了半辈子的镰刀，像新买的桃木梳，像不沾尘土的犁面，终于，又恢复圆满，像集镇上卖的硬面锅盔，大家才长出一口气，仿佛过了一劫。这时候，拴娃才发现他的铜盆底部敲出一个洞，那是他奶奶的陪嫁物，早就不结实了；二榔头才看见他的铜盆敲掉扇面形一块，那是因为前天他的叫驴咬断缰绳跑堂屋偷吃刚摘回的绿豆角，他女人掂烧火棍打驴，驴一惊，蹄子踩在铜盆上，踩出两道口子。铜盆破了，都不后悔，因为月亮完好如故。那时的农民，对天地万物都系以拳拳真情，月亮也是自己的，月亮有难，理应相助。我最后一次见到铜盆，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。那时我在一个叫狼洞沟的村庄“驻队”。那里不仅穷，熬一锅不放红薯叶的玉米糝就算改善生活，更因为水土不好，家家都有傻子，人人都是黄牙，男娃都矬，找不来媳妇，女娃都丑，说不来婆家。那天傍晚，我正看两个傻子在泥沟里摸黄鳝，忽见一个外号叫麻大脚的老婆子（她脸上的白麻子像天河里的星星，一双大脚好似锄板），一手拿铜盆，一手拿一截栗木棍，边敲边喊：“革命群众都听着，上级发下来救济款啦，是救济贫下中农哩。他把钱给他野女人啦。他那球样儿，比烧火棍黑，没烧火棍长；要不送钱，人家不叫他睡……”她说的“他”，是指大队支书，此人又黑又矮；野女人是一个外号叫“野菊花”（意即任何人都可以采）的媳妇，在村里还算有眉眼。她男人没识够十个数，个子只到她胸前。其实，几个男人都和她有关系，支书只是其中一个。麻大脚的铜盆，显然是几十年前旧物，早破了，敲起来像敲破锣，破声破气的，而且很脏，沾满半干的鸡食，显然不再洗脸用，只仄歪着喂鸡。那村庄是扁担形，五十多户人家在山沟里撒二里长。到天黑，她在村里敲了两来回，而后停了。夜里听说，支书给她送去了十元钱。这不是第一次敲铜盆，已经敲过几次，每次都能得到十元钱。她是老贫农，苦大仇深，根正心红，支书拿她没办法，要是别人，早整到死地了。那是我最后一次听到敲铜盆，麻大脚的铜盆或许是乡村的最后一个铜盆，最后一个铜盆仍用于当锣敲。——还说当年，那时候除了铜盆还有铜茶壶。铜茶壶不多，只少数人家有。总是用木板做个圆柱形外壳，有耳有盖，内衬棉褥，将壶放入，只壶嘴伸出，那叫包壶，早晨倒进茶水，到中午还不凉。狗剩婶家的包壶最漂亮，外壳漆成大红，还画了黄花绿叶蓝蝴蝶。谁家来客都去借，包壶摆在堂屋，增加几

分排场。狗剩婶在村中就很有地位，大家都抬举，女人们见她老远就笑。此外，铜制品就只有铜锁、铜顶针和牛戴的铜铃铛了。农民家中有有色金属很少，最多的是铁器。生活用品有铁锅、菜刀、锅铲和头发换来的针，生产工具中的犁面、犁铧、耙齿、耢齿、锄、镰、铲、铡等等都是铁打的。我读过明朝的礼部尚书徐光启编著的《农政全书》，那里边有农具图谱。我发现乡亲们使用的工具在图谱里都能找到。那些物件都是铁木结合，简单而又古老，怕是自铁器时代开始以来就是那个样子。生产工具没有变化，生产关系、生产方式也没有变化，农家的生活也就一直重复着列祖列宗，古色古香，平静平和，贫寒而又满足，封闭而又稳定。一辈辈先人都是这样过日子，虽单调，也有味，虽辛酸，也快乐，习惯化为基因，代代相传，并不想改变，也想不到改变。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一下子一切都改变了，农民特别别扭，特别不适应，却也没办法。那时，生产工具已归集体，铁锅、饭勺之类也已上交，紧接着来个“大炼钢铁”，所有铁制品都扔进了炼铁炉，炼成黑不溜秋的废物。经过“大炼钢铁”，农家已无铁制品，仿佛回到了铁器时代以前的远古。

农民居家过日子，使用的器皿多是陶制品。饭碗是粗糙的陶瓷，古拙而质朴，比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进步不多。这种碗，盛上放了红薯疙瘩的玉米糝糊糊，或者搅了高粱面的芝麻叶绿豆面条，很配套，吃起来应当有古典感觉和乡土风味。但农民想不到这些，他们只知道祖祖辈辈就这样吃饭。粗糙的餐具配粗糙的饭食，养活一代代人，从小长大，到老到死。平平淡淡中，延续着一代代庄稼人的平平凡凡。最好的是一种青白色的碗，勾一圈靛蓝的边，出在古代烧制均瓷的禹州，入腊月，常有人推独轮车叫卖，却贵，一升玉米一个，多少人家都使不起。老二奶家的童养媳，刚十四岁，大年初一早晨盛一碗饺子，出灶屋绊了拦门杠（过年时怕野鬼进屋，门口都放一根木棍，叫拦门杠），摔一跟头，摔破了碗。皇年大节破了财，不吉利，何况摔碎的是蓝边碗，更不该。全家人都训斥她，没圆房的丈夫抄起拦门杠就要打。她哭着跑了，跑出大门，跑到村边，一头扎进井里，淹死了。当时，大雪纷飞。为一个碗，送了一个小女子的命。她的豆蔻年华，值一升玉米。老广弟兄三个都是大肚汉，他们家的饭碗就特别大。村里有个说法，说“四大”：“柱子家的屁股狗子家的脸，老匡家的烟锅老广家的碗。”——柱子女人屁股大，像扣了个筛面的筐箩，据说屁股大的女人生娃多，可她一个也没生，都说她是“剗货”；狗子的女人脸大，而且又圆又黑，像使了十年的锅盖，鼻子、眼、嘴却小，像用指甲掐上的，都说脸大是富态，可她穷得麻绳束腰；老匡家烟袋锅大，小

瓢似的，爷儿三个烟瘾都毒，回到家，抓一把老烟叶按进烟锅，点着后你一口我一口轮着吸，屋里狼烟滚滚，像用干牛粪熏黄鼠狼；老广家的碗，赛似小盆子，不管饭稀饭稠，都喝三四碗，呼呼噜噜喝下肚，灌老鼠洞一般。那种碗，土名“咯喽”，官名海碗，平时没人卖，是在庙会上买的。老广哥儿仨，都活到六十年代初，饥荒中，一齐饿死。多数人家没有盛菜的盘子，平时也不炒菜，来客了，炒了菜盛在碗里（所以，走亲戚回来，村人常问：“做几碗菜？”从不问做几盘菜）；来了贵客，比如第一次走丈人家的女婿，第一次走闺女家的亲家，才借盘子盛菜。财主家有八个瓷盘，细而白，有金边，都不敢去借，怕弄破赔不起。七奶奶家也有，粗瓷的，画了大红大绿的花草，其中几个已有裂纹，钉了黄铜的疤。七奶奶人好，谁借都给；用罢还盘子时，总把为客人烙的饼馍给她送两张。乡亲们使用得最多的陶器，是当地土窑以黄土烧成的瓦盆、瓦罐、瓦缸、瓦壶、瓦瓮、瓦坛、瓦灯台、瓦便壶。那东西容易破，谁家每年都要添一件两件。就有人游乡卖，常见的是一个高个儿老头，头戴旧毡帽，腰束蓝布带，上翘的扁担吱吱扭扭挑着，进村就高叫：“卖盆啊——卖罐！”他每次都挑两口大缸，大缸套小缸，上面放盆，大盆擦小盆，揽瓦缸瓦盆的棕绳上，穿十几个带襻儿的壶，带鼻儿的罐，沉甸甸的，离地好近，可蹭不了地。娃娃们看见他，总念前朝传下的嘲弄卖盆人的歌谣：

挑挑担担儿，
卖盆卖罐儿，
翻沟过岗儿，
一摔八瓣儿。

他听了不气，还笑，一笑，上嘴唇那两撇胡子就往上翘，他的胡子很像他的扁担。老奶奶小媳妇去买盆买罐，挑挑拣拣，褒褒贬贬，先看周正不周正，有没有沙眼、裂纹，再掂起来敲了又敲，声儿清脆，有铜音儿，才是好货；无论怎么摆弄，那老头都耐烦。刚买的盆罐，颜色靛蓝，如八月的晴空。使久了，就变灰变黑。老旺奶有口瓦缸，牛腰粗，半人高，黑黢黢的，沾满陈年的污垢，是家中的重要物件，且有历史价值。五十年前，她过门后，崔二蛋的杆子正厉害，常掂着土枪、三眼镜进村，抢东西，糟蹋女人。穷人家没贵重财产，顶多抢走粮食、被褥。但稍有些眉眼的媳妇、闺女必须提防，听说杆子要来，或者跑出村钻进庄稼地（紧急中，女人家往往吓得跑不动，跑慢了还会被追上），或者连忙手伸灶里抓锅底的黑灰，抹脸抹脖子，抹得黑而丑。那次，杆子到了大门外才知道，慌忙中，老旺爷让她蹲进那口大缸，顺手把两筐淋雨发霉的红薯干倒进去。杆子进屋，只把老旺

爷骂一顿，拿去了梁上吊的一块腊肉。多年后，老旺爷提起这事时还说老旺奶：“要不是这缸，崔二蛋早把你拉走当压寨夫人了！”那缸能盛粮食，三布袋高粱米装不满，用高粱荇儿做的盖子一盖，不返潮，不生虫，鼠不偷，鸡不叨。老旺爷死后三天，那缸平白无故破了，破得稀碎。乡亲们都说，老人家把缸带阴间去了。冒二爷的便壶，从将近老境就用，一直用到胡子白，外面成了荸荠色，里面结了白霜，襻儿上手掂的地方磨得明亮。那东西，越来越离不开；夜里放床下，伸手就能提进被窝，不费力，不受冻。他说，没女人也得有便壶，女人再好，不会替你夜里撒尿。白天，便壶搁院墙上特意留的洞里，搁了二十年，二十年平安无事。突然有一日，睡觉前去提，发现靠底部有个窟窿，不知道哪个野小子手一狂，给砸了。那一夜，冒二爷通宵无眠，越是没了便壶，越想撒尿，一次次起床，冻出了病。他说，那是汪家窑烧的，那老窑匠活儿好，用到老死也不会烂；如今谁也烧不来那成色了。想再买一个，可儿子被官府征去修城墙，又不好给媳妇说，终于一病不起，痛苦地死了，死时，带着一个好大的遗憾。套子二伯的房子矮，鸡飞屋脊找食儿吃，挠掉了草，雨一来，就漏了，雨水点点下滴。他把瓦盆、瓦罐、瓦缸都摆地上接水，摆了一排，水滴掉下，丁冬有声。套子二伯是个快活人儿，不会发愁，站在屋里，听着水声，竟拍着胯骨唱：“王宝钏坐寒窑思想思想，想起来平贵夫泪流两行。”其实，他的草屋还不如王宝钏的寒窑哩，寒窑再破，也不漏雨。七奶奶的和面盆，四号的，在瓦盆中最小，用这盆和绿豆面擀面条，从当小媳妇，到当老奶奶，和了三十年，擀了三十年，擀出的面条金丝一般细长，盛碗里筷子一挑，颤嗖嗖的，她的面条就全村有名。套子二伯会扎笤帚，用脱了粒的高粱穗扎成的笤帚，既有样，又好使。七奶奶请他给闺女家扎几把，管他吃一顿饭，吃罢，到处夸七奶奶的面条好，耐嚼，活半辈子没吃过那么好的面条。七奶奶说，不是面条好，是面和得好，面和得好是因为那和面盆好。那个小盆，外边沾满凝固的面疙瘩，里边却又瓷又光，和了面手抓面团一擦，干干净净。七奶奶说，儿子长成个大个子，孙子个个胖乎乎，多亏这和面盆。想不到邻家三嫂借去和面做锅饼，一用力，碎成了瓦片。赔一个新盆，三号的，大一套。七奶奶再用它和面，别扭得很，不是面多，就是面少，不是太硬，就是太软，再也擀不出那么好吃耐嚼的面条……过苦日子离不开瓦盆瓦罐。陶制品的朴素，也如日子的朴素。朴素的日子好长好长。曾参观过一座正在发掘的汉墓，见出土的文物中，无金器银器，最多的是陶器，看样子墓主并非富贵之家。那些沾了泥土的坛坛罐罐，其形状、质地、颜色，和我的乡亲们用过的几无差别。